

困學紀聞

六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主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亦已清議盡凜凜焉鞀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以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四七

紀聞卷六

一

三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以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起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

童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糊文定謂以物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丘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莊七年

傳云不脩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兩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之信

紀開卷六

三

章十

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癡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論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此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摺秦摺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

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間尚有

史况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

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唐一行得二十七者半

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莫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

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

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紀聞卷六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

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

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

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

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顯辭仲丘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

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

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

一十九

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

王之後

二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藥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蜮音

特休雅蜚臚肥郭璞注蜚即負蝨劉歆曰負蝨誤矣江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

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成風之贈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自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渎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

齊有彗星見於傳而

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兩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刺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

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於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榘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世子子

首止七年五國盟于審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泚九年宰
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
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
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
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
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
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
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
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
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紀開卷六

八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
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
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今
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况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
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
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
公孫和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
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鹽鉄論文學曰
呂步舒美口而

我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親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敵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郟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偵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子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益子是以有不奪不廢之戒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疆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四八十二

紀開卷六

九

張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宓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訟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主
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舛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
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
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
廢夫婦之常禮不以疆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
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
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
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
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
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
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

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
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
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
在孔子前所謂乘槁杙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
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
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
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

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于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郕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制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

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
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渙夫用其例春秋公在
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
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
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嘗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

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
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
季氏旅泰山矣

涖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
之盟而後有涖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

之分謹其微而已
四之十五
紀聞卷六
十一
壬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郵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
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
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
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
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
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
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覡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鼃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灾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

館閣書目以為依託

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竟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

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

有謚在春秋之初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兄弟之國十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荀子謂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罇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兩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薦論

四書

紀聞卷六

十五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孝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言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以可

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

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
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
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
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
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異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郟三門杜氏以異亭為

異國嘗攷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異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
縣之漢天水郡之異縣也入顛軫者蓋異戎前此魏公敗犬

渭首之戎但秦之縣與在晉
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異邑與缺為鄉
復與之異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
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不生窮勤則生
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益
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
世則鯀非美也於此以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陳無已有

莒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隄母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襄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魏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
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見也劉炫云鄭為近之
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
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李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護

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孟子注引范山曰子豫焉范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
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上其貪生惜死不
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
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紀聞卷六

十八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首

齋歟

寧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
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也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
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
矣

僞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僞與知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
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

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
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
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
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
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
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
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
以子冉為子罕皆所未詳

威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
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

四九六

紀聞卷六

十九

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長叔
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
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
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
曰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
臣孝子為違天則亂安臣
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和乃長衛侯於盟攷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
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鼫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
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
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命必以祖族故

之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
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舡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
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
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己春秋論謂孟門即
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

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
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
蓋傳寫之誤

四六三

紀開卷六

平

觀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
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籍丘子鉏鞞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
孔子世家云過注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舟有用矛樊遲
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恠也

攻媿跂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
文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
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
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

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曾闡王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第二凡其義

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攷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四冊

紀開卷六

十一

五

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魯語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
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
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龔會稽山一曰九江當龔
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
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
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
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
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

四九 紀開卷六 十一

孔子曰美哉璆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
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璆璠魯之寶玉也

下與說文
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繼女祁之惡信
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
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
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以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
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

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以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闕凡

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達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四六十七 紀聞卷六 杜佑通典按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

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咸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

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

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

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

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曾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

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

作議論變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教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

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

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騫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嚴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媿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四十八 紀聞卷六

七十四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類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或之言曰晉文公納

周襄王而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白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
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
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
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
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
過以此坊民猶有文威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
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
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顧子曰昔梁丘據

紀聞卷六

廿五

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
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 梁丘據豈能諫景公
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
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
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
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邵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
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恃哉張昭陽
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平怠
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
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
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
而淳于髡有賢者无益之譏秦昭王有儒无益之問末流極
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

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

滅吳覬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

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

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

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

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

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成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

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

蘇武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踈穿膠暴七日而薄秦朝鶴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大敗之勞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
南脩務訓云申包胥嬴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
川水犯津關獵蒙籠履沙石踈達膠曾繭重臘七日七夜至
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頰色黧黑涕淚來
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
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
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
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
卜祝史巫之外者禪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
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
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
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急忽也災異古史官之
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大史
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魏朝舊制太史局隸祕
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脩國史李
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蔣

繼周言氏者邱也驛傳軍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毒每有
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未
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
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明年火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
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於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
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威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
弟欒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
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

紀聞卷六

史

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
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
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
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
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
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
大矣

宗人鬻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
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
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
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
有其實矣然而老聃之禮長和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
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
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與
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
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
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紀開卷六

廿九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
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
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
義云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
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
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
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
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魯國季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驚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

紀聞卷六

計

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羊尹無宇之斬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書鄆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辨

作有不一事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

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荆公以為蓋

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

書說楚事為詳鄭渙仲云左史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

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感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

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

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

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

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

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云更其姓智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迹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伍

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

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二十二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

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
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曠歷莘史記鄭世家住莘水經注黃水經華城西
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
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
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河上文當作華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
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
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犢字
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
犢對簡子誤也

紀聞卷五

廿一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
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
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
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
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
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
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
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

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諾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以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以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紀聞卷六

世三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持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涘而益之也文子作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曾大家注皇

陶之子伯益也

李善為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甘生相秦畢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

伯翳其後為秦威文仲聞六莖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

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

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

注即庭堅也

齊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臣者乎

列女傳魯漆室女韓

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復其夫之辭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莒婦投紡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于後唐穆

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銷鄧名世曰

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

見晉語

鄭有行人子

紀聞卷六

卅四

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

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

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

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

之忿不違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

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淒於王孫雄太宰嚭然

則雄亦嚭之流耳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攷之穆天子傳穆王有

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私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子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祀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

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

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亂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

尼致堂曰天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

紀聞卷六

廿五

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

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盍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

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

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

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

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